



石田魚門著述

方大阪繁昌記

初編

全

76

3198



門 7 0
號 3198
卷

石田魚門著

方今大阪繁華日記

明治九年十月
版權免許

寶文堂梓

三
堂
印

浪華日記

此之如之有之那

少物出之

之我其心之

之九也海如志

大阪繁華日記

刀編序



序



夫物之開寓不測之天
事之化屬自然之理托
物以彰其體隨事以示
其用如收大鷄蝴蝶之

化吾特依南華所記
以明其候而已矣知必
然否今也文明之隱舍故
趨新之疾其寔著而
者獨於千日寺墓地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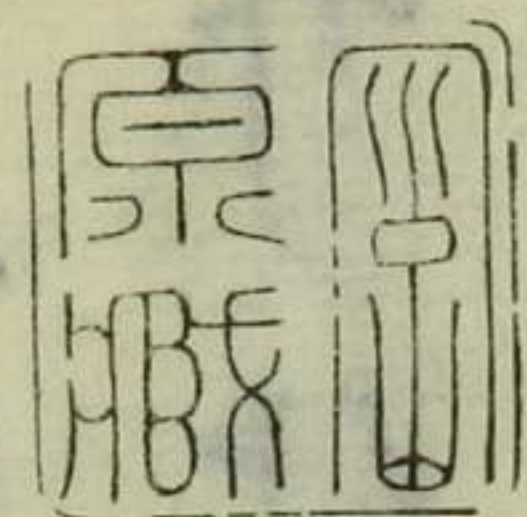
大易卷六十四
序

之乎明治八年乙亥之春
官有命禁去其佛塔
墓碑如於是年香火
忽滅燃紅袖梵經已絕
放弦歌寂々寞々之地

竟化成繁華行樂之
之墟嗚呼其非化之
早是以可想見矣大阪
繁昌記即時成焉
明治九年九月題於東

京府下礫川竹虛齋南
窗下

魚門老人



濂恒書



今方大坂繁昌記初編目錄

道頓堀

劇場

難波新地

角抵

南地狹斜

新清水

今宮

一心寺

天王寺

大坂繁昌記

初編序

目錄

方大坂繁昌記初編目錄終

石田魚門著述 大坂繁昌記初篇

登臨高臺。竈々煙幾萬。民家賑々地。

夫都南之土地者。陽氣滿市廛。幾許居廬相望。高下

鱗次。熒々煌々。奪眼光。失心魂。初而來於此地者。皆

踰々跟々。躡行人。狼狽焉。其繁華混雜。難盡於言語

也。就中道頓堀。川竹之夕景色。橋々之納涼。都下繁

昌之魁者也。難波女之潔白。凝脂之肌膚。穿羅綾纏

錦繡珠之鈿玉。之露滴色之黑髮。粧飾花之顏。藝妓

娼婦。伶官侏儒。有送有迎。芝居側之雜遝混雜。四時

...

...

無絕也。初春十日蛭子之群賽。天王寺之聖靈會。彼岸會。寺社開帳。住吉浦之介鹵。五月御田水。無月之車樂神輿。謂蒲團也遊船之花炮。望月後月。鈔釣。狸拾十夜講。蛭子講。或月每大師巡宵藥師宵。庚申大相撲。其餘溝側觀物。生人形。足伎藝。輕業。西洋手妻。西洋眼鏡。西洋曲馬。西洋細工之諸品。夥而難盡筆紙也。吞刀弄丸。走索。載竿之曲伎影伎。演史鄉談。雜談雜說。譚話。珍禽奇獸。虎豹木鼠。針毛獸。獼猴。貓。鼠。諸鳥之戲。方今新地滿塞。千日寺之旧地。及法善寺境內。矣。說教軍談。昔喃俄狂言。皆無非勸善懲惡之諭焉。

矣。且亦方今之新店。西洋水。沸騰水。布引水。蜜柑。葡萄。薄荷之水。飲夥。其側肆。楊枝齒磨。已惚鏡。其外翫弄物。香具之類焉。或養婦當行。竈而鬻之者多。洗髮小鬟。梳篦。淡粧。婀娜矣。衆俗皆謂江戶子也。其可擬形容也唯接行樂之人士。含艷情。雙眸送迎也。其間雜鬻者。酒舖。羹店。烹樓。皆莫不極旨味也。以丸萬為厚味隨一此混雜群中奔逸絕塵。飛砂土而橫行者。人力車也。世上之千移萬變。使今在古者。顏路不請子之車子。亦買車而不徒行也。實以自由自在之世。太平之恩澤。是以著矣。昔相如題柱。曰不乘駟馬之車。復不渡

大坂雜言 初編

此橋。余復曰。不乘人力車。不渡日本橋。雖然余也。囊中無錢。如何。徒歌曰。

日本橋邊車夫叢。約定忽成計。里程誰家嬌女買。健車纖手細腰甚。得輕輕重難。辭容難擇載重乘。輕走縱橫。儒人雖輕。却如重。不重不威學。不精學。不精難乘。駟馬相如豪。放題柱。征駟馬是難。人車易。雖易轟々道路傾。試問嗟君不知否。肩輿與車孰與平。肩輿穩而催眠好。人車轟々好快行。

傳聞慶長之頃。寂寞曠野之地。安井道頓氏。上書請開一大街。巷以東堀之水。回西而歷堀江。出木津川。

入海。官始准其乞開闢。功成而及于今。數百年矣。故名曰道頓堀焉。於是乎南方之地。起繁華。一大廓也。其繁華。鳴太平之具。五場演劇。春秋角抵。戲諸々之妓樓也。夫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閑亦大矣。拋其產業。而溺狹邪者。其咎何在。乎非彼之罪也。夫且角抵。戲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勇之所由起也。就中演劇者。勸善懲惡之道。而能摸孝悌之情。扮仁愛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夫其本色也乎。余嘗謂不泣乎阿波。鳴戶小娘。別母之條者。復不知母子恩愛之情者也。

府下之衆人喜觀新劇。各相爭來而填場。壓街其威不可盡言語也。先開場之始有三番更之式。式畢而後以數丈之木幕揭題其伶宦之定數。或姓字者牽於劇場臺之前以賑其勾欄也。伶宦者打扮其顏而裝飾其體者擊拆焉。狂言方擊拆二鳴也。造物師建道具方飾舞臺者擊拆。鳴院本家。放歌家。音曲家。彈弦家。相調者擊拆焉。亦二於是諸伶宦出舞臺而各着其席者擊拆焉。擊數鳴不定。謂之擊數也。當此時白奴出幕外而詳演說伎藝之役名其音聲朗辭達稠人中而後開場是則梨園家者流之定法也云々

婦女子之好劇場者多。觀憂患之場而泣涕以娛也。演劇之戲題阿波之鳴戶使婦人泣之甚也。夫其戲作之事也。阿波十郎兵衛夫婦之者欲尋紛失之劍而殘娘於其國變其姿改其名來大阪隱其身於玉造之邊而為不正之業也。伶宦為十郎兵衛役者。打者。施脂於其顏為女容頭上戴紫色縵。小方幅三四寸。謝者為帽子俗謂之於野郎帽子也。為小嬢阿鶴。役者小伶宦也。故結其生鬘也。以為雜妓之姿而不用鬘也。開幕造物擬功得寺門前茶店自花路數人出而為詣大師体而入門內續而尼僧妙閑妙全出而憇茶店乞茶喰飯次十郎兵衛妻於弓出而憇茶店與尼

僧等共約詣大師焉。當此時而自花路戶家之內。唱
 觀音之詠歌。而八九歲許之小嬢。於國娘阿鶴也。出
 而過茶店之邊。而日報謝於順禮。於是乎。於弓與尼
 僧等。皆省小嬢之美。而可愛。各與錢物。問曰。小嬢者。
 與父母為順禮否。嬢曰。欲尋其父母。而為順禮也。妙
 閑尼問其生國。妙全尼問其父母之名。嬢曰。國阿波
 之德島。父名十郎兵衛。母名阿弓也。十郎兵衛。於弓
 名。是以此尼僧等。雖不知阿弓。聞之。而驚然。傍觀
 而為似。不知者。當此時。觀者皆稱善。阿弓之懷。容之
 好。而感動之。聲不息也。

妙閑亦問所以尋其父母之本。嬢曰。小女幼而雖不

知其事實。傳聞小女之父母。托小女於老婆。而去國
 矣。小女眷戀父母。切也。雖然不知其住處。而尋何之
 國乎。頃日。夙聞在大阪。是以與老婆為順禮。而尋來
 處。嗚呼。悲哉。老婆病死於明石之旅宿矣。小女之心
 當惑焉。然依有情人之助。而華亾骸於無緣之寺。而
 後小女獨尋父母之住處也。此時阿弓。熟視小嬢之
 在焉。驚歎。言吾娘也。乎。憚人。而不得言。唯含憂情。
 為似。不知者。懷容。幾千之。觀者皆浮淚於其眼。而感
 也。動焉。

既而妙閑尼。頻促行於阿弓。阿弓託於積氣。而殘跡
 依小嬢之側。喻之曰。汝嬢雖欲尋父母。而逢之。不知

其邦處而如何乎。如斯而不逢者，勞而可無其功也。吾竊憶如汝孃之可愛者，豈遠捨置於它處乎。迺日其父與其母共往而可迎孃也。不如歸國而託其身於親族之家而待父母之到也。以實有難明者。故寄言於他事。孃曰：以觀音菩薩埵之功力，雖欲尋何國之端，悲乎我。以獨步旅也。何處之旅，宿不令宿，寐野卧山，亦或泊人家之軒而被打擲焉。戰々兢々，幾許乎他之兒女等亂髮者。其母結之寐，則共其寢而臥焉。小女與父母在焉。如斯可為者是，悵之也。放聲而泣涕矣。於是乎。幾千之觀者，皆感其情而不相泣者，幾希也。都婦女子

者。好觀芝居。好聞淨瑠璃之愁場。好喰薩摩芋者也。或藏女子曰：可見芝居乎。可聞愁場乎。可喰薩摩芋乎。阿波鳴戶之芝居也。是則以喰之而當於辨。欲觀星移物換，新奇月生。伎藝歲出，芝居側之繁昌。道頓堀川竹之混雜，難盡筆紙也。其餘惠比須橋通南方，陽氣盛而往々有浮鋪迎游客，進茗飲其側肆於楊木齒粉香具類，美婦當行竈而鬻之營其生，都謂之茶店。其婦多皆淡粧而婀娜，接行樂之人士，含艷情。雙眸送迎焉。

今茲明治八年乙亥之春，千日寺前法善寺開帳，陳赤穗義士之遺物，為靈觀也。於是乎。賓客群集焉。可

見人心感激存于今矣。然唯世俗信其詞曲戲語流
行於世上者稱之不歇焉。故余訛評其戲語惑亂其
人情者以諭其愚。

武藏守高師直故幕府旗士吉良上野鎌倉之執事

也。就足利直義之社參也。第一之役義也。殊指揮太

小名而教授例式。非博達聰明之士者焉能為之乎。

鹽治判官受師直之指揮而勤者也。然則禮法古實

之師也。非諂非阿可有其身相應之謝義也。然不及

其義者失敬也乎。師直之忿怒亦宜也。加之達其妻

之文匣於師直而與辱辱是亦不敬之至也。夫師直

於役義無瑕瑾。唯戀慕於判官之妻是師直之瑕瑾

也。坎雖然以文通其意以歌戲之而已。非可謂為密

會者也。或曰師直怯者也被打傷額上不能拔刀轉

其身而逃矣。嗚呼怯也哉。余曰不然。憚勅使饗應之

席而不拔刀也。雖及如斯急迫之場焉。重君臣之義

而進退能守禮矣。故判官破肛師直無咎。是以可考

見也。或默而退。

鹽治判官高定故幕府之蕃士播州赤穂扱待於上

使者有法式。判官不知其禮也。迎上使穿時樣之長

外套第一之失禮也。上使着坐乎否命酒杯不都合

之至也。於祝義之席有饗應於上使是亦禮也。然於上使之前命酒杯者無禮也乎。兼而有其用意也。且今日之上使者破肚之檢使也。可有覺悟也。且亦於上使之前而解帶脫衣是亦失禮也。臨破肚之期而曰由良之助者未來我杯未練之至也。實所以武士之可耻也。欵可酒興欵血迷欵也。

大星由良之助其實大石内藏之義人也鹽治判官沒後集忠士且夕欲復讎而蟄居於山科竊養銳氣伺時而後終復讎矣。不可耻豫讓也。雖然不可言於治世之良臣也。初主人判官蒙將軍家之令旨與大義勸大

職此乃武門之誓也。然由良之助握一國不城之權柄安居其國而可也乎。何速至鎌倉而親師直以賄賂而不願教導於主人乎。由良之助自不謂乎。主人判官短慮故也。夫短慮本痼疾而於其身者大病也。然欲使此大病人勤此大義之役者以賄賂而不願其黜擯者其事不成。其事不安穩故由良之助自至鎌倉而計此事而不令起復讐之禍者謂治世之良臣也可也欵。

由良之助丸雪之謎力彌解得甚妙也。由良之助干隔滂漢之比諭極而拙矣。劣於力彌之頓才也可言。

散鹽於空中矣。

由良之助。以竹之力。放下門兒的手。段甚以拙矣。此是山科之詫。住居而可也。師直之館者。堅固也。以竹之力。可放下乎否。

力。弥不届者也。欲慰主人之氣。而獻鎌倉山之櫻花。

甚以不審也。扇谷上。館以大竹。嚴閉門戶也。然折來。

鎌倉山之櫻花者。越閉門而往者也乎。若此事為露。

頭者。主人判官之罪重罪也乎。不可有不慎也。

早野勘平。狼狽者也。故六月廿九日。黑暗也。且聚雨。

然渠無目。敵之炮。發不的。獐子而的。佗人不亦宜乎。

又着岳父。凶骸而不驚愕。不悲傷。老婆之疑。不亦宜乎。

當此時。而何不改其死體乎。非鉄炮。底者。不及破。

肚也。若鉄炮。疵也者。對死骸而述。誤殺之意。而後為。

破肚而可也。乎噫。芥九大夫者。可謂先見之人也。能。

察未萌。而曰。輕則流。徙重則破肚。信乎。我果而破肚。

也。亦察其忤。定九郎之惡。徒而義絕焉。果而為盜賊。

而橫死焉。是復非先見之明者。焉能為義絕於一子。

乎。唯惜國家之蓄害。不察未萌焉。

或人曰。鷲坂伴内。忠于其君。惜哉。為鹽治氏之臣。則。

出勘平之上。遠矣。余曰。何出勘平之上。而已哉。恐出。

四十七士之上乎嗚呼忠臣哉鷲坂氏且夕近侍於師直而不違其意竊以妙計親九大入敵中而探大星之淵底若有什麼動靜則飛書而達於師直之館矣盡其心也非他義士輩之所及也且亦當主人師直寂期之時而為忠戰焉粉骨碎身不去其場而討死焉嗚呼忠臣哉

一友人難余曰子之扁知機也乎世人皆是之而子獨非之唯戾世上之人以為扁知機者何乎魚翁曰余非謂義士之非誠其戲作之不善也於義士之忠義者余無所間然也唯取其戲作之齟齬其事實者

以為訛評焉也友人曰子獨雖訛其戲作之非世人皆稱之不歌也魚翁曰稱之不歌者共戲作之無論善不善唯是此義士之忠節是感敷焉也夫于閱帳于觀物于詞曲于芝居為義士之事而無不流行也是亦鼓舞此繁昌地而益繁々昌々

自難波新地至法善寺其寺內之兩側有玩弄物之舖肆於陶牛陶犬木猴木兔竹馬竹蛇紙虎紙鷺風車花車錦紙画遠視画摺扇團蓬不倒翁水上浮兒填篋覆箬梳篦花鈿髮朶釵朶小本草紙倍傳猿鳴復讐狐嫁入剪舌雀話之類其名件夥不可畢數也

余戲題小本草紙

剪舌雀話

往昔某山下有翁與媪。一日翁採薪於山媪濯衣於川家固畜小雀欺其不在出於籠而食棚上之糊媪歸來而怒剪其舌放之翁歸看其空籠曰雀何之媪曰雀食糊故剪其舌而放之翁愕然為色曰一小禽之微而何責之之酷也我欲尋其跡而訪雀之栖處呼曰剪舌之雀兒在何處々々々雀在藪中而看翁欣然如相迎之狀躍々延之而饗於藪中飽之以酒肉且報之以一籠翁喜曳杖

携籠而歸入室而胠幣帛寶貨金銀珠玉溢於其中翁大悅媪自傍睨之心深羨之於是乎媪亦效翁之行而訪雀之栖處雀看媪而不喜然待之以驩意臨歸出而匱冷以擇焉媪性貪各取其重而且大者負之歸發匱乃蜈蚣蛇蜘蛛群然欲迫於媪媪恐怖而遂就病云

魚翁曰初雀兒失其窠而孤也翁助之而畜家啄之餌之數月而漸生毛羽矣然以小過而媪剪其舌而放之嗚呼翁之大慈而媪之太酷也以一朝之怒而失數月之愛矣雀報之以好惡

所謂餘慶餘殃。先賢之所諭。黃兒可謂有深意。千日寺埋葬地。忽變而為一大戲藝場。而供遊客之觀。後園難波之地。一町四面之間。為金比羅社會。議所。而其賑百倍於以前矣。弄劍。柔術。口技。講談。吞刀。弄丸。渡索。載竿。影伎。演史。鄉談。雜談。雜說。譚話。珍禽。奇獸。獼猴。猫鼠。諸鳥之戲。無不有焉。眾人群而如堵。墻自其隙觀之。初以一手。弄二丸。尋益一丸。而兩手。弄三丸。一丸常在空中。其及疾者。併三丸。而不任空中。不住地上。不在手裏。不在三處。亦不住一處。復益一雞卵。與一粒菽。併弄之。或以盤盂。廁之。或以杯水。

同弄之。移日未嘗有失。弄畢而後。眾人皆稱善。各投錢而去矣。余歎曰。巧哉神乎。雖多天下之伎。其誰與渠爭能乎。傍人曰。嗚呼。惜哉。以渠之伎巧。施它事。其身安而可得。多財。若是賤業。屈貧窮。而屑々者。何哉。余曰。子雖達也。知其一。未知其二。余明告子。凡天下之人。無不有業。豈唯民哉。自天子以下。至庶人。其業各不同。所勞亦殊。有勞力者。有勞心者。勞心者為君子。勞力者為小人。是其所勞。雖殊。自我觀之。皆所以治生也。夫人心皆不同。百人百樣。千人千樣。其所向。殊方以渠。

賤業易世正業猶斷鴈脰續鳧脰也君子豈為之乎
人各有能有不能弄丸者渠所能也賈術以爭錐刀
之利者渠所不能也今子以它人之能責渠不能者
非也乎取產語之識論以喻人衆人皆感而默
千日前樽竹柱懸蘆箔而鬻於糞糖糕胡餅包子宰
丸餠子之類也其左右之街頭酒舖羹店烹樓雜居
而待遊客之來飲而斫其鮮新供之膾炙羹臠皆莫
不極旨味也其外多少之小店皆養置鯽鯉鰻鮓之
類以待不時之需焉泥鱸團魚之羹紅鬣青鱗之鮓
鱸魚之蒲燒諸色之海味諸品之素食下酒下飯之

下物徃々群鬻而開焉縱橫之遊客填行路塞街巷
人力車荷車大公車衝其間而殆難急行也諸邦之
遊客從此處散步而到諸處
難波新地之南北街頭一帶酒舖羹店揚弓肆烹樓
茶店詔床兒童戲數棚觀物鱗次櫛比雜錯其間雜
藝演史說話謎懸歌譚話女史詞曲或吞刀走索馳
馬珍禽奇獸追時獻新都自難波至高津之間諸々
繁榮繁華盛而鳴大都會至極之地也乎東千日前
之數棚觀物鱗次當西溝側諸々觀物生人形輕業
種物細工相對而盛乞評判其南裏街有角牴戲之

常小屋。而每歲春秋諸國之力士相聚以角力開場焉。府下之富戶豪家有發愛之力士者。各以錦緞、布、金錢、酒肉、米炭等之諸物贈之。或懸數丈之紅幟。以大書揭題。其呼名賑其場焉。雄士之呼名者。有以強勇壯剛之物者。或亦有以猛獸之名者。各任其好而不爾。一様也。猪名川。千田川。谷風。小野川。九紋龍。雷電。

稻妻。阿武松。此類也。

夫為角牴之業。不容易也。苦其筋骨勞其心神。一朝一夕之非所能致也。雖質朴不文剛毅不撓者。教育其門弟。以仁其接。人間專節操。純直事任。俠走人。急以義。又或其臨角牴場。向對手以禮。兩雄角力。以勇

投倒對手。以智。一無不合道也。余傳聞攝州池田力士猪名川者。能守道。以為其業。故作傳而日記焉。

力士猪名川傳

攝州池田有力士猪名川者。幼喪父。養於母。其為人温沌潤孝。其骸幹偉大。強力剛勇。能擊石數百斤。而神色自若。竟以角牴而起。其身能使其母安穩也。初猪名川欲就其業也。黎明發其鄉。日至大坂。而習其業也。大坂與池田相距五里。其往還駿捷。一時間而到。還家直至於釀酒家。而力作給資養焉。釀酒家主人憐其志。養其母於己家。欲使

猪名川託大阪北新地娼家某者而學其業焉。曰
 是猪名川雖得其便還有不適其意竊謂吾委心
 於此業而混賤業遊惰之中為蕩客治人取履是
 為丈夫者之所耻也。雖然吾不取之履則樓主人
 必親取之吾已託身於彼而何忍袖手而傍觀之
 乎。夫勞心難忍勞力易為吾將為易為復飯池田
 日往返大阪如初既比終三年而其名聞海內時
 明和八年辛卯八月大開角牴場於堀江都下喧
 傳觀者齎至當此之時猪名川之對手千田川者
 病卧代之以鍊嶽鍊嶽者關東第一之強力而其

名噪於天下矣。是以數萬之觀者欲見其雌雄而
 雜選於其場於是兩雄角力終投鍊嶽於場外混
 於砂土衆人皆感賞猪名川之名遂滿天下矣。凡
 角牴之力士年老者不復上場而總督角牴之事
 者名為頭取乃角牴之長也。猪名川既守功成身
 退之確言退而為角牴之長構居於堀江稱藤島
 政右衛門營產為大賈畜財至鉅萬至今江戸堀
 有干鯛商賈虎屋政右衛門者其子孫也云々。
 魚翁曰夫猪名川者可謂奇丈夫矣。事其母而親
 愛純孝接他人而恭敬溫潤混放佚無賴之徒而

質直精悍。非尋常角牴之輩。可同日而語者也。然後世劇部詞曲者。演猪名川之事。真假淆亂焉。是以余為作其傳。而述其實焉。

友人驚峯來原沈安評曰。力士而如此。讀書以仁義自任者。讀之能無耻乎。

府下好角牴者夥矣。與好芝居者則相反而皆強壯不屈之徒也。競來而傾都。雜還街頭。彈壓道傍。其喧闐紛挐。殆難波新地。肆此亦繁華之一熱鬧也。其場之屋上築小棚格。以為標望。其高丈餘。其四面張布幕。以條截紙製大毬植小竿。上建棚格之左右稱

之於梵天。以象日月。每晚一奴上棚格。擊太鼓而達諸方也。開場之始。擊之謂寄太鼓。放場之終。擊之謂果太鼓。雙機修細繁。點急郎聲徹。萬戶宛轉極工者。作走珠鳴盤之妙也。

場之圍凡三十五六間。四面其正面有三所之出入口。在正中者謂鼠木戶。如不舒如也。其在左右而廣者謂大木戶。放場之時。其圍中之四方構於二重之機。敷其中央設土壇。其中以上豚十六敷作圓形。圓形之中二間有二尺。是為定法。其四隅各樹大柱。以狸羶掩之。斜卷以霜布。紅白互露。以小幕繚

柱之頂上謂之於水引乃自北方卷初而復至北方
謂北方為坎坎 而納米也故云 角牴老謂角牴之長也 壇場分力
 士於東西各座左隅而察雙方之輸贏焉右隅各置
 提水桶其柱掛截紙數片謂之於力也 而掛弓矢弦之
 三品於柱頂俗以先進者為賣以後進者為買此 土
 豚之內徧播清沙行司着肩襪揭下裳持漢團扇而
 特立於壇之中央東西之呼奴西京大段曰觸揚白
 簾放聲表力士之稱號自東方金剛力士進出而上
 壇自西方布袋力士出而徐至柱下以水漱採力紙
 以拭吻或拭脇汗相背佞倭揮手擊兩膝頭專為試

力之狀而再蹈脚而蹲壇上之登口有土 行司
 擊漢團扇而稱力士之呼號雙方進出於場之中央
 而蹲當此時數萬之觀者譽嬖愛者曰大丈夫曰豪
 傑曰好男子曰男一匹也雙方為禮容止息窺於是
 乎行司挿配扇於兩雄睥睨之際注目良久忽拏配
 扇放一喝於是兩雄起而爭雌雄或合或放三戰四
 戰餓虎 嬌龍鳥伸 燕飛霍啄 鳧沒首四術 檢掛十二
 之手為一術有二十手也 而互畫秘術未決勝敗全身汗
 滴而玉生煙矣行司提配扇而周旋於壇上洞視協
 四術之業乎否較有間而金剛力士投倒布袋力士

於壇上其身體以圍々ナラ鴻大ナラ輾轉而墜於壇外於是
數萬之觀者賞譽之聲與啾朝之聲共雜而響ツキ天
地暫鳴動不止也。金剛力士為自得之顏而蹲ム練口
行司擊配扇稱之曰今日之勝負牝某國之住人某
也。以レ号授之。於レ是カ
士為弓取之式禮
力士之列有最手オホゼキ関脇。小結等之目。謂之於三役
也。褒賞最手之勝者以弓。其次以矢。又其次以弦
也。此式皆在角牝畢之日乃行司エンジユツス演述スモウ角牝之由
來源為朝之弓故事焉。
近世肉喰盛開画成楓樹。牡丹花於行燈為標望而

鬻猪鹿之肉店夥矣賣牛肉者画桃花於行燈而可
為標望也。放牛於桃林之野也。黑頭涅衣斷髮之人
群來飽食喧々喏々。觀標望而曰賣鹿肉画楓樹以
為標望者可也。賣猪肉画牡丹花以為標望者不可
也乎。画牡丹花為標望者可賣印度獅之肉也。賣猪
肉之標望者画菽而可乎。是乃猪與獅以和訓而誤
也。雖然不知賣真獅肉乎否先可噉之。斬髮兵士五
六輩蘭入其店而有默而噉之者。或曰菜多而肉少
亦曰菜而已無肉是乃可為噉獅也。
道頓堀日本橋東樞上通。高津裏阪之間尤繁花雜

還之地也。連軒販賣家肆々擲比饅頭粟染河漏酒脯鮮魚早酥戶々相對牌帷翻々矣。兩箇并側燒芋媪當泥爐書行燈曰八里半。開化一新而書十三里甘也。行人觀之曰八里半者取義於近九里也。余素知之十三里甘者余未解之也。傍人曰是乃可甘於九里四里之義也。

鬻餅娘者腰短床題其篋曰魁春堂田舍交代之兵卒放學之日與貫蟻集喋々評道賣梅花而魁春堂聞得賣餅而魁春堂未聞斬髮兵卒有傍而道汝不知乎官行一新僥倖之民之令而天下皆化之是以

薄俸無役之庸士傍營高賈之業以爲生產之助閱聞遠國之學士先生被廢止於其國遠來大阪授教之暇製餐以鬻之曰是受業之生徒等呼友而蟻集於甘味夥矣才智乎哉先生教童而賣其名高餐而得其利其妙計先於人焉是則魁春堂之義也乎題之詩曰

授讀餘間餐製催梅花何及素香閱新蒸顯々魁春玉紅白粲然篋裡堆

南方之極々南方之極突元有山曰清水裏坂迂而表亦不峻堂前之舞臺架岸而起南面遠望豁達使

人魂飛瓦屋遮離坊巷條達有窺遠視鏡者曰近而
 黑者住吉浦之高燈籠也遠而翠者淡路嶼山也天
 保山也松島也異人館外砵立者區役所之棟梁也
 竿頭飄紅無數星散風景優美都下魁矣春詠花夏
 納涼秋蟲聲冬積雪四時異眺望朝暮變景色風帆
 來往漁舟出沒斜陽曉靄春風暢和遠山之霞遮眼
 長堤之花惱心晴日之濃抹雨天之冷粧其勝景其
 壯觀非余拙筆可得而盡也

每歲二月彼岸之法會於天王寺專唱太念佛俗謂
 之於生靈也此日府下之士女相競觀此法會袿服

靚裝各闖其美而市巷往來如織也率童子童女之
 群弟子者筆蹟先生誘門生也童子五六人冠者七
 八人往々詠先生之惡詩者儒先生伴門弟也各佩
 瓢酒與短冊挾往々考感天泣鬼神之和歌者國學
 宗匠後門人也薊萱容之和尚率戀童往焉了竹風
 之医者伴青衿往焉其群俗雜速中梨園之伶官數
 人携妙妓五六人續々而至焉奢華艷曳都冶頗極
 是皆方今名優道頓堀川竹之藝妓絕品者也
 夫道頓堀川竹者柳巷巷街地日費千金尤感之至
 也九郎右衛門街頭綺羅之叢曲中青樓神媛之窟

香艷群嬌之妓女。接袂風流俊俏之蕩郎。比肩款來遊此廓者。命人力車。或亦乘猪牙舟。雖異水陸。頑頑齊飛者。人力與猪牙也。亦徒行而至者。駁矣。余以不從大夫之後。徒行而至。觀焉。有迎客之來者。有送客之返者。其廓中之繁榮混雜。難盡於言語也。

日本橋相合橋。太左衛門橋。戎橋。大黑橋。往々給人力車。車夫相聚而送遊客。於各處府下之廣大。急行之便。非人力車難達其處也。故諸街頭繁雜。康莊往々。有車夫對行人。叫呼催聲。促車焉。乘客而急行。其雄奔之疾。雖繁雜群集之中。巧走妙通。駿足絕塵。飛

車拔群。東坊西廓。輕走如翥。南街北巷。縱橫如織。五十步百步。遲疾緩健。皆在值之高卑。是以商賈伴頭。恐閉戶者。托急車。買駿足。計程定值。值之外益金。又與庚而早歸矣。是實開化一新之潤澤乎哉。

道頓堀岸頭。混浴堂有數家。就中惠比須湯者。廓中之巨擊者乎。自蚤朝至深夜。浴客群來。殆不絕。混雜沸湯。衣帶狼藉。無容脚之地矣。方今一新。不使男女為同浴。故分畫一堂。而築左男右女之浴場。當兩戶間之正面。而供高床伴頭座焉。似賓奴孔兄。誠事為偷兒。左顧右省。爛眼而施氣焉。雖男女之入口。別左

右至浴場隔板屏而隣焉。分水舟之半。男女通用之也。

崇朝混雜止。男湯之浴客。罕而女湯設混雜。履聲珞

々。笑語啞々。左褰紅裙。右抱浴衣者。畧服者。正衣者

亦裂口吻。使楊木者。睡起之殘粧。班而亂鬢。橫釵者

等數人。各脫衣帶。而納衣閣。至柘榴口。出。入之。處

蹲而洗去。其不潔。能潤澤其身。澡其肌。温其膚。而投

於湯槽也。小娃。壓翠鬟。以紅綃者。五六輩。皆就伴頭

求糠袋。各爭先。而闌入。都一浴。而踞外板地。澡。互摩

垢。洗脊。而嬉笑。前夕之客。以隱語。聒々。話。喋々。談。或

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泂波。其混雜。不可謂也。橫坊。声

妓。新道。外妾。紫妙。紅妹。嬰婢。携兒。往扶。老婆。至乳。母

與惡婆。喋々。談妙。與妹。聒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辨

戶長。是非。訕伍。閭長。短訾。吾新婦。訴我舊主。法善寺

金比羅。長町。昆沙門。併說。及其靈驗。久千磨。其顏飽

百別。其面。雖令。至於費。其糠。破其袋。剔其厚皮。放清

光。何能有。洗心。滌之。以令。六根。清淨者乎。湯盤。銘曰

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是。思之。

櫻花盛開。映画樓之時。必惱蕩心。是以。少年子。易狂

心之徒。動誤。為春雲。被誘。和粉。香脂。膩。欲為。被底。之

鴛鴦也。往古曰有女郎之誠與雞卵之角者。三十日
 真九月夜之語。方今不虐也。然則方今之女郎有實
 乎否。我未聞之也。古語曰。誰謂傾城無實。平并權八
 小紫。殘目黑比翼塚。是此權八而已。無此小紫者。可
 尋常之賊徒也。乃以小紫之美名及權八。是以其名
 自清遠矣。嗚呼小紫實郎婦也。雖雜輕薄狹邪之中
 其心不投為死以高其郎義可歎賞也。

俚歌曰。男美鹿而賞累鉅萬。曰是婦女戀々也者。仙
 臺候不殺高雄也。夫高雄為情男。田原氏也守郎義雖
 王候貴人被嬖幸不破其操不榮富貴不羨良家高

其郎守其貞而死是復可歎賞也。後世效顰其操而
 起其名者花扇揚卷尾上浦里也。是等皆貞淑而守
 信為情男。經多少之辛苦委其身而盡其郎義殘其
 美名於人口者也。其餘又有為孝養父母一旦雖沈
 其身於苦海不失其情實而能勤終遂情願除其券
 從良家善其終者。然至後世而薄情之者多皆溺狹
 邪之惡風倍而飽諳。淫風自至飄蕩動私耦狹邪之
 博徒惡漢。又梨園之美少伶而朝奔夕匿狂蕩誤其
 身者也。元來色界遊墮之徒懷手而貪金錢狡惡奸
 黠者。及而復不一樣也。慮之慮之。少年子必惑溺娼

妓之戀情而莫踰迷於狹邪之街焉。

魚門老人呻吟曰

廓中之奸媚能練熟偽情者觀黃金郎則親愛之務以奸計深沈其偽情之淵而陷其術中也黃郎不知有其伎倆而終贖出其娼以為外妾然落藉僅半年或期年而使黃郎生厭心而為被放遣之計返狹邪再汲煙華之流者廓中稱而為有妙計女軍師也其奸黠之甚可憎也夫少年子之惑溺女色者不知其女謀而散財誤身終及窮窶不自勝也嗚呼愚乎哉實女色可惡者也不知女色之

可惡而溺狹邪者雖未嘗窮窶卒必窮窶然後知其可惡則已暮矣故患至而救之不若豫防之之裕也余自壯年之時飄蕩困身而後漸知五十九年之非而發此懺悔雖欲寡其過嗚呼遲乎哉南地之極曰今宮今宮有神曰蛭子世人平日無運脚而祈之假令雖祈之平生不被聞用故皆謂聾蛭子也每歲一月九日十日限而與福是以輻々湊々來萃求福夥矣其蛭子神社向尻於大阪而不顧雖不顧不仰大坂之賽錢福神欠小遣錢乎是以則未知蛭子與富於人乎人與富於蛭子乎是此兩日之

賽錢積如山。以一日之福為一年之富矣。然則先欲與之者。欲求之也。神之格不可測。夫世人運脚者可厭乎哉。有詩曰

求富紛々賽福神。祈情多是貪心人。更違今日平生算。拋却真金買假銀。

奇妙頂禮。一心禮拜。一心念佛。一心寺。淨土淨地。精淨之庭。盛說專修念佛及圓頓菩薩之大戒。每歲一月自十九日至廿五日。僧徒大張法筵。修其忌辰。是以老若男女。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戀蜜也。於是乎本坊竈厦之傍。設机床。而有閑茶店之老媪。能馴參

詣之衆人。而為世事賣饅頭。羊羹。糝品。糠品。以饒舌。是此數泉。雖陳紅累綠。是皆非精製物。唯老媪甜語。噉數泉。啜茶喋々。聆々。辨近隣之長短。訕已新婦評。真宗說經。譽祖師功德。併說及其靈驗。可謂靈場之。於叢也。是亦鼓舞寺院之繁昌者也。

四天王寺者。佛法最初之靈地。而聖德太子之開基也。當大坂府內之巽方。而魏々然如擎天。幻出一奇樓者。是乃五重宝塔也。白日朗々。天闕無障。是以熒々煌々。奪眼光。失心魂。七堂伽藍之莊嚴。龜水猫門之奇瑞。誰不仰之乎。今茲明治八乙亥之春。太子堂

再建落成焉。其靈驗之新。都人群參。殆無虛刻。億兆
 之人民男女。魚貫齎至。禮拜頓首。白佛而言。家內安
 全。息才延命。双親壯健。百年長壽。一人女子。閉眼合
 掌。曰。金簪玉釵。連博多織帶。不日買得。復伏願小女
 所愛俳優寶川延若。萬福々々。其傍蹲禮拜洋學生
 曰。余折節從洋學先生。受英吉利文典。拔隊龍圖解
 之書。其稱秘訣者。其實皆如放屁者也。然立誓誣神
 近來傳此。屁收許多之金錢。是皆紙上之空談。傲然
 欺世欺人。今而思之。神驚汗出。自知其罪之重。傳聞
 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科。子孫繁昌。終彌勒之世。活

太平之澤。是祈漢學生。蹲其側。禮拜曰。余幼讀儒書。
 大學中庸。徒辨異同。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以此糊口。
 言行不得不齟齬。唯賣虛名。而周旋自思。是所謂書
 中之魚耳。然近世皆專窮理。而知漢學之迂遠也。如
 余之庸儒者。不被用也。冀皇太子垂慈悲之心。而救
 余困窮。其言未畢。一僧從其傍低聲曰。負道亦佛家
 之罪人。衆善不奉。諸惡業不滅。皇太子之面前。便知
 莫罪。可紓儒先生如何而可也乎。先生曰。我躬不閱。
 豈遑恤子乎。僧曰。雖然。為余垂憐。先生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和尚大息而去。

今茲明治八乙亥五月三十日皇太子運靈趾於東京而欲開靈帳也尊龜莊嚴街德裝威萬點金銀衆星煌々幟竿林列繡文作記号何講何組結行排陳歸其德依其靈信仰講中爭而供物連老併幼陸續連行其欲來觀衆倍濤々翻浪飛砂捲潮混雜群集夷街湧山是非萬國輻湊之地者爭得如斯繁昌雜選乎

大阪繁昌記初編終

今方大阪繁昌記 二編 三編 目次

此編ハ西ヨリ北ニ筆ヲ始メ木津川ヨリ自由亭ノ眺望松島廓附納涼雜喉場永代濱阿弥陀池寄落語足力輕業鼠賣新町廓四ツ橋煙管安治川江子島府廳北堀江廓中樓經座大佛島元富島砂場附蕎麥○從是東成郡之部高津生菟浮瀨寺町○三編造幣寮京橋市川魚天滿橋市側天神社境内茶店西洋沸騰水店大天滿寺町大融寺露天神於初天北野天神三番菽蒸氣車堂島米市中之島裁判所柳川旧館寄場菽旧館跡大川魴釣西京へ鏡道ニテ筆ヲ止ム四編五編ニ至テハ

東ヨリ筆ヲ起シ船場及島ノ内ノ景況ヲ記ス出版
近キニ有リ四方君子購求有テ高評ヲ仰ク

明治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版權免許
同 十年二月 出版

定價廿錢

著者

和歌山縣平民

石田魚門

東京第四大區九小區小石川
金富町卅三番地寄留

大坂府平民

出版人 大野木市兵衛

第二大區六小區心齋橋筋
壹町目七番地

